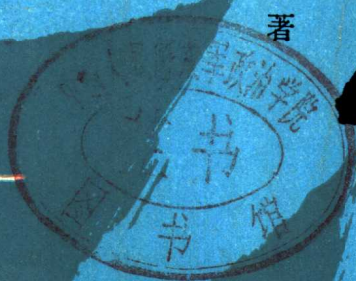


越前竹偶

〔日〕水上勉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02900

越前竹偶

〔日〕水上勉 著

吴树文 译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日本驰名作家水上勉(1919—)的代表作。描写日本越前地方一个编制竹偶的工匠喜助，人丑，艺高，心眼好，把父亲生前相好的下层妓女玉枝娶回家，作为母亲尊奉着。不料奸商忠平骗了玉枝，使她怀了身孕。一连串的欺骗，一连串的悲剧接连发生。善良与丑恶形成极其强烈的对照。河水漂去血污的死婴，惨遭凌辱的玉枝悲惨死去，闪着至高品质光辉的竹匠喜助饮恨被埋进冰冷的土中。这是一本引人一气读完的缠绵的、血泪的故事，充分表现了日本社会派小说的特征和力量。

越前竹偶

(日)水上勉 著

吴树文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4印张 4插页90,000字

1982年1月第1版 198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3,310册

书号：10091·839 定价：0.50元

越前竹偶

水上勉 著

吴树文 译

一

从越前（今属福井县）的武生市^①出发，面向南条山地，沿着日野川的支流走到头，深山里有一所名叫竹神的小村子。全村只有十七户人家，它们星散在溪山的狭谷两侧。断崖峭壁的南条山脉向日本海方向延伸，这所偏僻的穷村就座落在南条山的山麓下，它差不多被人遗忘了。附近的人们之所以还谈到它，无非因为它是有名的竹产地。

村里的每户人家都有一所正屋和一个简陋的小屋，正屋的屋顶是用稻草葺的，小屋有一个杉树皮葺的顶，顶上镇放着石块。这家家户户就沿着溪谷一字儿地伸展开去，然而每户人家又被竹丛所包围。繁密的竹丛按各自的种类形成好几个块块，有苦竹、淡竹、孟宗竹、山竹、箱根^②竹、伊予^③竹等等。竹丛围绕房屋

① 原为越前国府治，在今福井县中部，位于日野川的中游。

② 箱根在神奈川县西部，其地的箱根山以产竹闻名。

③ 伊予是爱媛县的一个临海城市，伊予竹以可作竹帘闻名。

而生，丛与丛之间的距离约有一百公尺，看上去，每户人家都仿佛静静地隐蔽在竹丛之中。

这是一个从事竹工艺生产的村子，各种竹子应有尽有。在这狭小的天地里，竟然生长着罕见的紫竹等名贵的小竹丛，这些珍品是竹工艺少不了的好材料。

由于多竹丛，再加上背山而居的缘故，村里的家家户户都显得昏暗阴森。因为多雪，当地那种日本式屋顶的三角形屋脊是陡直发尖的。全村的屋顶一年到头没有干燥的时候，路边角落里长着蕈类植物，散发出一股霉味，始终是那么潮湿。

十七户人家原来并不从事竹工艺生产。村里的人们在沿竹神川这条溪流旁的平地上，利用竹筒引水灌溉，开辟了一些水田。在斜坡上造就的这些水田，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有的只有一张铺席大小。不便引水的地方辟成旱地，村民们得攀登曲曲弯弯的山路去种甘薯、旱稻、卷心菜等作物，还种麦子。运肥料成了一种很繁重的体力劳动。冬天，进雪山烧炭已是约定俗成的事了。

然而，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村民们努力从事起竹子的栽培来，他们伐取作晾竿、钓竿用的竹子卖给来自武生市和福井市^①的竹材收买商，这成了村民们零星现金收入的来源。

大正初年^②，这个竹神村里有一个名叫氏家喜左卫门的人，他曾经当过区长。喜左卫门自小心灵手巧，他从屋后的竹丛中伐取竹子，利用空隙时间制作了竹篮、竹篓、伞骨、扇骨、茶筴^③

① 福井市是福井县府治，在该县的东北部。

② 大正元年是1912年。

③ 一种茶道上用的圆竹刷，用来搅和茶沫。

等用具。靖江^①、武生一带的杂货店闻讯后纷纷前来进货。如果象从前那样只知一味卖竹材，要不了多久，小村子里为数有限的竹丛将被砍光。而制成竹工艺品这样的卖法，既能赚钱，又有利于保护竹丛。于是喜左卫门开创的这项副业生产不久便波及整个村子，人们来到喜左卫门家的小屋里学习手艺。十七户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家一时都埋头于竹工艺生产了。据说，这个村里的竹丛是村民们的祖辈为了防止雪崩而栽种的，因为这个村子建立在倾斜度较大的坡上。竹子成了意想不到的副业后，“竹神”这个名字也就在附近一带不胫而走了。

春天，解冻时期来临后，可以看到村里的竹工艺匠们背上冬季制作的竹篮、竹篓、竹子锅垫、竹子插花筒等工艺品，翻过高高的南条山脉，去城镇卖钱。

竹神村里的竹工艺鼻祖氏家喜左卫门这个人，由于妻子早死，便与独生子喜助一起相依为命地过日子。喜助三岁的时候就与母亲死别，所以母亲的面貌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父亲喜左卫门简直象在精心培育一株紫竹似地爱抚、培育喜助。

喜左卫门身材矮小，只有一百三十公分左右，简直与孩子不相上下；他的脸型也很小，象是儿童；与个子相比，头部却是不合比例的大，后脑勺突出在外；他总是剃光了头发，仿佛是个小和尚；眶在眼眶里的小眼睛闪烁着尖锐的光芒。这大概就是一个竹工艺匠的风貌了。喜左卫门的儿子喜助又很象父亲，简直维妙维肖。

喜助因个子矮小而受到村里人的歧视。由于他父亲是竹工艺匠的鼻祖，所以村里还没有人放肆地嘲笑他。在喜助的少年时

^① 城市名，在福井县中部。

期，毗邻的广濑村已经建有分校，所以矮小的喜助就不得不忍受人们的嘲笑到学校里去上学。为此，喜助很不愿意在外抛头露面，他便跟着父亲学起手艺来。喜助咬紧牙关奋发努力，他想：我要是能做出父亲那样的第一流竹工艺品，就可以在众人面前争口气了。

喜左卫门之所以会搞起竹工艺来，本来也是因为自己身材矮小、两臂无力的缘故，那种背着装炭的口袋、冬天进山烧炭的副业，他是不适合的。村里的人们翻过雪山，到三日里^①路远的深山坡上去修筑炭窑，这是喜左卫门无论如何必须做的。喜左卫门便在小屋里铺下席子，坐在露出棉花的褥垫上，专心致志地埋头在竹工艺中。

手指灵巧的喜左卫门制出了精致的鸟笼，还有茶筌、插花筒、搁笔架、饭盒，甚至制出很合手的厨房用具。喜左卫门在征兵检查中被列为丙等，第二年，他上京都旅行，拜访了竹工艺匠的家和批发商行，研究过竹工艺品。回村后，喜左卫门维妙维肖地进行模仿，制出了几十种样式的竹工艺品。没隔多久，人们纷纷去向喜左卫门学手艺，积极从事竹工艺生产。由于需要竹子和丰富竹子的品种，人们特地开拓了土地，有意识地栽下适用于各种竹工艺品的竹子，培育的结果，村子里的竹丛便愈来愈多了。

氏家喜左卫门象是竹丛之子，他的手小得象孩子，手上长着纤细的手指，可是一触及竹子，两手简直象着了魔似地灵巧无比。大正十一年^②暮秋时节，喜左卫门离开了人世，终年六十八

① 一日里约等于3.9公里。

② 一九二二年。

岁。一直到临死为止，氏家喜左卫门还在杉树皮屋顶下的阴湿作业场上操作竹钻。所谓竹钻，其实是一种万能竹锥，举凡竹匠，都少不了这种手制的工具——取一根橡木棒为棒轴，包上皮革，使它和一根横木相组合，在棒轴的下端安置上一把叫做鼠牙锥的钻头。随着横木的上下移动，棒轴便自然地旋转，这样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坚硬的竹子上钻出孔洞。喜左卫门在握着这种竹钻制作鸟笼的时候，终因年衰力竭而倒下了。

喜助发现作业场一片沉寂，心里感到奇怪，便奔进那间小棚棚似的小屋。此时，喜左卫门脸上的血色都已经没有了，他睁着失神的双眼，象是要说些什么话却又开不了口，似乎很痛苦。有一个叫与兵卫的邻居恰好路过这里，便跑进小屋，帮助喜助把喜左卫门弄进正屋的内房，他们铺好床，让喜左卫门睡上去。喜左卫门精疲力尽，俯卧在床上，脸都不曾抬一抬。因为除了衰竭之外，他平时一贯长时间地坐着工作，所以下半身本来就虚弱无力。喜左卫门骨瘦如柴的纤小身躯睡在露出了棉花的被褥上，显得小不可言。喜助心里明白，现在是父亲的弥留之际，便去叫村里的人们。全村十六户人家的男女村民赶到时，喜左卫门已经临终了。然而，就在咽气的当口，喜左卫门以苦痛的声音叫喊：“喜助、喜助！”他有气无力地说：

“把廊庑的门打开。”

喜助遵嘱奔向起居室前的廊庑，室门紧闭着。他卸下门闩打开室门，狭小的院子顿时出现在眼前，暮秋时节阳光柔弱无力，假山上的杜鹃花已经枯萎。在假山的那一边，混杂着黄叶的苦竹也一起摆动着高矮一致的竹梢，在风中摇曳。

“喜助，”喜左卫门又叫起儿子来，然后无力地说道，“唔，十一月份伐苦竹，明白了吗？”

喜左卫门说过这话后，没一会儿，就耷拉着脑袋，喉咙咕噜一声，断气了。他没有什么遗嘱，仅留下那么一句话：在暮秋的十一月份伐苦竹。

村里的人们一直看他寿终正寝。喜左卫门使竹神村有了竹工艺这项副业生产，可以说，喜左卫门是大家的恩人，面对大恩人的临终，当然没有人不流泪的。然而喜左卫门临死时留下的那句话的含义何在，却只有他儿子喜助知道。

一般说来，竹材收买商为采购竹子而去找竹丛的主人时，商人得到的答复总是“请过了春天再来。”商人收购到手的是春竹。原来，过了春季伐竹，留下的竹根在夏季就开始干枯，它们便作了竹丛的肥料，可以使其他竹子更好地成长。对珍惜肥料的竹丛主人来说，反正是伐取竹子，何苦不选在春夏之季砍伐呢？伐春竹的原因就在此。然而，只有喜左卫门与众不同，他习惯于在暮秋时节伐竹。秋冬之季，地面寒冷，竹子被伐后，留下的竹根还活着，这种废竹根将耗费竹林的相当一部分肥料，这无疑是不合算的。可是喜左卫门始终是一位竹工艺匠，他认为用于竹工艺品的竹子只能限于冬竹。

砍伐来的冬竹，并排置于屋顶下的三角形空档里。于是，在地炉烟火的熏焙下，竹子自然而然地成了烟熏竹，十分干燥，特别坚实。做鸟笼、插花筒、果盘等竹工艺品，尤其需要坚固的竹材，非此类烟熏竹不可。所以喜左卫门是把重点放在竹工艺品上的，他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竹丛。

喜左卫门临死时还不忘指出：要在十一月份伐竹，他的这种性格很使儿子喜助感动。喜助看着父亲说了那句话便闭上眼安详死去的遗容，不禁痛哭起来，这与其说是因为悲恸所致，倒不如说是因为喜助眼前浮现出往日跟随父亲漫步于京都和大阪的竹丛所致。

“你爹是竹迷。喜助，你也要发奋努力，不能亚于你爹，怎么样？”满脸皱纹的与兵卫站在一旁，泪水晶莹，他擤着鼻涕抽抽搭搭地说：

“从明天起，你爹不来了，他死了。作业场是你的了，你爹生前不让你摩挲的工具也成了你的了，竹钻、老虎钳、锥子、三角刀，都成了你的了。你爹的工具是到越后^①的三条才买到手的，都是非常好的工具。你接下了这些工具，从明天起得好好干，对吗？”

那天寒风凛冽，喜助家周围竹丛里的竹梢在风中激烈摇曳，竹叶与竹叶的摩擦声大作。听上去，这声响犹如一片哭泣声，它在为年近七旬的竹工艺匠喜左卫门之死而悲鸣。

这事发生在十一月末，那年，氏家喜助二十一岁。

由于竹神村没有寺院，喜左卫门的葬仪在面溪而立的广濑村的瑞泉寺举行。竹神村的村民一直把这地方作为自己的菩提寺^②。全体竹神村民参加了葬仪，遵照区长与兵卫的意见，喜左卫门的坟墓不置在菩提寺里，而是修置在喜助家屋后长有竹丛的山丘上，村民们在那里开辟出一块还照得到太阳光的平坦土地。这是全体村民的一致意见，因为喜左卫门是有功于村子的人，大家希望将他的遗体安置在村子里。到了十二月，雪花纷飞，一块书有“竹工艺师 氏家喜左卫门之墓”的石碑在墓前竖起。

石碑建成后不久，有一天午后，天空飘着小雪。喜助在父亲生前常坐的作业场的地上放置了一只火盆，他躬起小小的身躯，

① 越后属于北陆道，即现在的新潟县。

② 举行葬礼、还愿等仪式的寺庙。



专心致志地转起竹钻做鸟笼，这时，有一个女子在这间小屋的门外朝里瞅，她身穿和服，下身是一条束腿裤，外面还披着一件斗篷，看上去不到三十岁。

“可以进来吗？”

女子的声音很低，并弯下身子瞅着屋里，然后又沉静地面对喜助问道：

“请问，这儿是氏家喜左卫门先生的家吗？”

喜助吃了一惊，停下手中的活儿，望着女子。显而易见，她不是本村的女子。她露出红色内衣的领子，似有来自大城市人的打扮。

“不错。”

喜助的回答有点拘束。猛然之间，喜助觉得自己曾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个女子，然而他回忆不起来。女子把喜助那昏暗的作业场仔细打量了一番，连屋角都没放过。她跨进门槛，一对修长的眼睛眨了又眨，脸上笑咪咪的。女子的相貌端正，生就一对细线般的长眼；圆圆的脸蛋，显得很可爱。喜助感到她很慈祥，脸上不由泛起一阵红晕，难为情得一声不吭了。

“你是少爷吧？”女子问。

“是的。”喜助回答。

女子的目光令人可亲。

“我曾受到您父亲的照应。今听说您父亲去世，我想去上上坟，可否请你告诉我，他的坟墓在哪儿？”女子问。

听女子说父亲曾照应过她，喜助惊呆了。喜助想，这女子有些面熟，会不会是自己和父亲一起去武生、鯖江时见过的女子？然而喜助怎么也回忆不起来。

“您是哪一位？”喜助鼓起勇气问。

“我？”女子有点难以启口，随即又说，“我是微不足道的人，请你告诉我坟墓在哪里？”

喜助想，这女子大概是老板娘，如不在武生、鯖江开店，那就是在福井一带开山货店或玩具店的。喜助也知道，在竹工艺品批发商中，不乏这种老板娘。每年春天一到，父亲便做起生意来，他外出去拜访这些批发商，两三天不回家。喜助常陪着父亲

到那些城镇去，由于这些都是少年时期的事情，喜助早就不记得当时曾见过什么人了。喜助想，这个女子一定是因为做买卖而和父亲认识的。

事情尽管如此，但她不肯通报姓名却叫人不得其解。喜助想到女子不辞劳苦，走这么长的雪路特意前来上坟吊唁，觉得应该沏茶才对，便引女子到正屋落座。

女子婉言辞谢，嘴里说着“不必那么客气嘛”，两脚却横穿过铺了雪的石子路，随同喜助往正屋走去。女子的身材比较高，胸部丰满。对此，喜助的眼神忽然变了，这眼神象在品尝从未感受过的母爱。进到室内，喜助手指哆嗦地提水泡茶，然后端到女子面前，手势颇不协调。

“唔，可以知道您的名字吗？”

喜助问道。女子显得温和可亲。喜助觉得她和父亲的关系不象是单纯的好朋友关系，所以才会鼓起勇气这么发问。

“我吗？”

女子说着，俯脸向下犹豫了好一会儿。然后回答说：

“我是芦原^①的玉枝呀。”

仿佛这句话好不容易勾起了她的勇气似地，女子接着说：

“您叫喜助对吧，您父亲常讲起您。我从前见过您，那时您还小得很呢。”

她眯起两眼继续说道：

“您父亲为人真好，他每次去芦原总上我那儿去。”

喜助简直无法断定这女子在芦原是干什么行当的。他想，自己的确与父亲一起去过芦原。芦原是越前唯一的温泉镇。从竹神

① 芦原是福井县北部的城镇。

村出发，经武生市到福井市，然后换乘去三国^①的马车，便到达这个温泉镇——芦原，镇上的旅馆很多。这芦原是个有来历的温泉镇，它与加贺市的山代^②、片山津^③一样，是北陆道有名的温泉场。喜助随父亲外出接洽生意时，也曾在此投宿。可是喜助只记得曾在大旅馆的一间屋内住过，看到过宽大的院子，只记得在木板围成的浴池里给父亲擦过背。喜助想不起这个女子来。然而喜助不得不认为，既然自己确实曾在什么地方看见过她，看来就是在那个时期里看到的。

“想起来了么？”玉枝问。

“不，想不起来。小时候，父亲虽带我去过芦原、京都、大阪等地方，但是与您有关的事，我丝毫没有印象。脑子里记忆最深的，全是竹子：宇治^④的孟宗竹，小栗栖^⑤的苦竹……”喜助说。

“嗨，”玉枝露出雪白的牙齿嫣然一笑，“少爷，您只记得竹子，就是想不起有关我的事了吗？哟哟……”

她说到这里，向喜助飞了一个媚眼，然后用纤弱的手指捧起茶碗呷了口茶，茶水差一点没泼出碗来。看到女子这种媚态，喜助的脸绯红。昏暗的房内只有他们两人，这使喜助感到很窘。如花似玉的女客到这孤寂的家中来，这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事。

过了一会儿，女子站了起来，说道：

“那末，现在请您领我去上坟行吗？”

“喂。”

① 三国是福井县北部的城镇。

② 山代在石川县西南角，有铁质温泉。

③ 片山津在石川县南部，有食盐温泉。

④ 宇治是东京都东南部的城市。

⑤ 小栗栖在现在的京都市伏见区。

喜助站起身，领她出了家门，向后面的竹丛走去。

“竹子真多呀！”

后门口的竹丛就叫她看得出了神，没一会儿，女子穿着踏雪的草靴进入竹丛。这片竹丛都是山竹，它和孟宗竹不同，山竹的竹叶细巧，竹竿也是细细的。一堆堆竹子疏密有致，美观的竹节排列得整整齐齐，绘出了一条条白色的轨迹，仿佛有白色丝线把竹子串了起来。

“多美的竹子呀！地上又这么干净，一片竹叶都看不见！”女子感叹道。

进入竹林，仿佛雪也停了。积在竹叶上的雪花，不时“唰”地飘到女子的斗篷上。她好象不知如何迈步才好似地，时不时看看脚下的草靴，止步不前了。

坟墓在山竹与淡竹的竹丛交界处。登上石级来到墓前，女子便从衣带间取出念珠，双手合十，然后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地说了些什么话。喜助在旁望着，发觉她微胖的面颊颤抖了一下，眼角流出晶莹的泪珠。喜助一直目不旁移地望着这张侧脸。

在刻有“竹工艺师 氏家喜左卫门之墓”的墓碑侧面，还刻着一行字：

宝竹院青山一峰居士

这是喜左卫门死后的戒名，它是菩提寺的和尚给起的。女子把这个戒名低声诵了一会儿，又唱了三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合上两眼。

女子郑重其事地向喜助施礼，对他的引导表示感谢后，便告辞回家。两人一直走到作业场所在地的小屋的屋檐下，喜助才和女子分手。这时，雪花纷飞，愈下愈大了。通向村子的唯一交通要道是沿着溪谷弯折的曲路，路上有一株大杉树耸天而立，看上

去，雪白的树梢仿佛针尖。喜助目送着女子朝黑白混杂的大杉树下走去，一直看着她那披着黑色斗篷的身影愈来愈小……

“玉枝，芦原的玉枝……”喜助一再喃喃自语，他不记得自己从前曾和她见过面。然而，喜助永远忘不了她留下的笑容，这笑容始终温暖着喜助的心。在她那修长的眼睛里，喜助感受到了温柔可亲的母爱。

接着，喜助回到了作业场，火盆里的火种行将熄灭，喜助便搅动起火灰，火盆里又出现了她的情影。喜助闪动着热乎乎的两眼，开始转起竹钻来。

竹钻吱吱咕咕轻轻地转着，喜助那孤寂的作业场的天花板上响声不断。室外的风愈吹愈猛，好象成了暴风雪。喜助听着室外呼啸的山风，心里忽然担心起踏着雪路归去的玉枝来。

二

喜助个子矮小，所以有一种自卑感。喜助的母亲恐怕也很矮小。父亲是个矮子，儿子的个子不高，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过世上确也有这样的人，其父亲的个子虽然矮小，只要母亲有一般的个子，这人秉承了母亲的血统，和普通人的个子不会有什么两样的。然而不知为什么，喜助却和父亲相象。父亲在世的时候，喜助这种自卑感还不明显；父亲去世后，自卑感加深了，这大大地苦了喜助。的确，喜助坐在作业场上就象个小孩；即使踮脚伸手，还是够不到门上的横木。

喜助从竹丛里伐下山竹，扎成一束一束，然后扛在肩上运回小屋，为此，他必须在村中的道上走好几次，由于个子生得矮小，竹梢便在地面上拖行，这使喜助感到很难堪。虽说儿子得了父亲

的遗传，生来就心灵手巧，在制作竹工艺品的手艺上，谁也不会比喜助更好一些。然而喜助从村里年轻姑娘面前通过时，他的脸就会发红，赶紧加快脚步溜过去，他觉得有人在嘲笑自己。这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种从小学时期就产生的屈辱感，在孩子时期的喜助心里，曾经留下过这种记忆：村里的人们对长得矮小的父亲品头评足，暗地里想出些刻薄话叽叽喳喳地嘲笑一番。父亲死了以后，喜助感到这些村里的人似乎把自己当作父亲的替身，而加以嘲笑。这就加深了喜助的自卑感，他的情绪更加低沉了。

喜助还不曾接触过女人，他到武生、鯖江、福井等地去时，批发店的店主热情地欢迎喜助，还请喜助吃晚饭。那时，有一些女子前来作陪，喜助从未正视过她们，他滴酒不进，低着头不见她们，这样，一种冷场的气氛感染了大家，令人发窘，于是喜助马上退席，然后独自一人登上夜间的山路走回家去。他并不是讨厌女人，与女人说话本是乐事，但是不知为什么，喜助总感到无所措手足，有点发僵。

喜助今年二十一岁，到现在为止，他一直认为：上述的那种情况不只是自己才有，父亲也肯定如此的。然而，那天突然来了个女客玉枝，这位芦原人说她从前蒙受过父亲的照应。想到这一点，喜助重新品味了一下话中的意思，不由一惊。

“父亲也和女人勾搭吗……”喜助实在是半信半疑。

可是，玉枝这女子，一见面就不会认为她是个不好的女人。她不辞道远，冒着风雪专程前来上坟，如果没有相当的诚意，当然不可能到这种地方来的。

由于玉枝这女子的出现，喜助对父亲产生了新的估价。喜助觉得：说不定，玉枝在芦原是操卖笑生涯的，从前，父亲说是去批发商那儿，其实他在那段日子里准是住在玉枝家中无疑。